

## 立秋(外一首)

马骏斐

一枝莲蓬立在静水  
正唧唧走在那缠缠绕绕的藤蔓间

她的胸房塞满涩涩的心事

蓝蜻蜓带来白月光的问候

夏天的吻在微风中轻啜一朵荷最后的粉靥

溪流开始浣洗村庄汗渍的衣衫

雨声渐渐平息蝉音里的焦灼

节气的吃水线下降至时光的半岸后

一只秋舟荡出彼岸一片巨大芦叶的遮掩

长脚的鹈鸟在一个人头顶的水草中做窝

一行白鹭扯出那人心中的诗句

所有的村庄都在等待

那一只大雁把它认作故乡的思念

林深处的一缕炊烟

安抚住了乡愁热情的躁动

以秋命名的小蚰蚣

夏日旅程

诗与远方相拥

在烈日下融化成热情的记忆

疯狂的灵感在燃烧

梦想在烈焰中升腾

那份激情将风景与心境撩拨

化作一段无法忘却的日子

蝉鸣的间隙时光仿佛凝固

又在一声长鸣中把人生带向高远

这悸动与安宁共存的行旅

留下的只有淡然与遥远的温柔

这酷暑烈日下的行走吆

都将成

云淡风轻的回味

## 夏日轻盈

马骏斐

一只小鸟站上芦杆

嘴里叼着一只鲜活的夏天

蓝蜻蜓在蕾上翩跹

一缕荷香让她立不稳足尖

水里的天空托住一只小舟

白云上载着一曲采莲

古韵里的诗意

总想停歇在一枝粉白的羞涩里

一行白鹭以青天做背景

把一方山水铺展成绿绢

咕咕的鸟鸣消减了重音

与风和凑的轻音乐在柳林上空盘旋

水面上浮起的那首秧歌

轻快飘过青青的稻田

一滴滴清亮月光串起的节气

垂挂在茎茎草木间

那些拔节生长的乡野故事

那么多水灵灵情节

## 习惯[外三首]

(中国)殷贤华/文

我养成每天喝水的习惯  
我得保持胸怀大海  
保持充足的泪水和光泽

我养成冬日烤火炉的习惯  
我得保持拥抱人间的热度  
有时候我发高烧  
那很可能因为一见钟情

我还养成穿越的习惯  
我常常与儿时的我把酒言欢  
一边点赞他的可爱  
一边指出他的缺陷

黑夜将我身体吞噬  
还牵走我的灵魂  
在我合上眼帘的一刹那

我是谁,我在哪里  
我到哪里去  
人生犹如梦游  
有谁能听到自己的鼾声

所以我特别感恩  
那个帮我掀开眼帘的人

## 写诗

写海,我就沉入海底  
写火,我把自己燃为灰烬

我潜入巨石,去抽取骨头  
我潜入蚁群,去聆听心跳

盐湖,不过是我的眼泪  
火山,不过是我的体温

我蘸着阳光写诗  
我写的每个字都光芒万丈

## 夜梦

## 折返

一只老鹰,向着高空飞翔  
因孤独,折返在山巅

一条小溪,向着春天行进  
因不愿结冰  
折返在深秋

那个男孩,向着天涯海角游走  
因不愿思念  
折返在女孩窗前

一首怀旧诗,随风翻卷多年  
因不愿再流浪  
此刻折返在我眼帘

## 采石矶头惊涛拍

方华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张孝祥《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

读南宋史,总有一点扼腕叹息、愤愤不平。在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对外战争败多胜少,国家的安定基本依靠割地、纳贡、称臣等手段换得,统治者在政治、军事上的软弱让人悲哀。

南宋打不赢外敌,不是没有名臣良将,也不是缺乏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像宗泽、张浚、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杨沂中等等都打过大胜仗,只是在投降派当政的怯懦小朝廷里,他们"笑谈渴饮匈奴血""收拾旧山河"的壮志,往往折戟沉沙在一批奸佞手中。

时间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颜亮亲自率军,再次大举南侵。前线宋军一触即溃,金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越过淮河,进逼长江。

这时,有宋臣虞允文在采石(今属安徽省马鞍山)督军,他集结起一万八千人的兵力,与十五万金军在采石矶对战,以少胜多,取得

大捷。金军南渡长江计划就此破灭,内部矛盾也被激化,完颜亮被部下所杀。

采石大战,是一场关系到南宋朝廷生死存亡的重要战役,大捷传来,朝野振奋。这时,时任抚州知州的张孝祥闻此胜讯,喜不自胜,兴奋难耐,挥笔写下这首《水调歌头·闻采石矶战胜》。

这个张孝祥可不是寻常人。他是唐代著名诗人张籍(采石矶对岸的和县乌江人)的七世孙。自幼读书过目不忘,"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16岁过乡试,23岁被宋高宗钦点为状元,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虞允文等名人大家是同榜。

宋高宗夸他"词翰俱美"。杨万里赞其"当其得意,诗酒淋漓,醉墨纵横,思飘月外"。后一届状元、年龄比张孝祥大20岁的王十朋,美誉"天上张公子,少年观国光。高名一枝桂,遗爱六州棠。"

卑躬屈膝之辱,丧权辱国之痛,这压抑太久的情绪需要一个突破口。于是采石大捷成了张孝祥等力求伐金、光复山河之士情感的宣泄点。从直白的标题《闻采石矶战胜》,可见词人当时激动的心情。

这首词的上阙叙事铺垫,下阙祈愿抒怀,气魄宏伟,主题博大,作者炽热的爱国情怀洋溢于字里行间。全词格调慷慨激昂,宏伟壮怀,用典自然贴切,旁征博引,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成就传颂千秋的名作。

全词起首"雪洗虏尘静",首先就给予这次大捷极高的评价——洗雪靖康之耻,释解痛失家国之恨。句中充满胜利的欢快与喜悦,也为全篇的情绪定下了基调。"风约楚云留"——作者为他自己身处楚地,受风云之阻,未能参加这场大战而遗憾。接下去的"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是作者的自问:不知道谁在

为这次的胜利谱写雄壮的颂歌?我命令军士们在抚州古城楼上吹起号角,以示庆祝。随即,作者表示了平生的豪情以及对中原沦丧的痛心,都在采石捷讯中得到了释放。

下阙由回忆古代两位北抗强敌的英雄周瑜和谢玄以及他们的"勋业"写起,张孝祥抒发了自己要效法前人"乘风去",像祖逖一样击楫中流,做驱逐金兵恢复中原的英雄。

作此词时,张孝祥年方三十。他本就是主战之士,一直渴望像年青的周瑜、谢玄般力挽狂澜,光复中原。诗中怀古而直欲与豪杰争雄的气概以及浓烈的爱国之情,气壮山河。

采石大捷之后,众人所望的乘胜追击、光复失地之况并未出现,朝野上下依是一片屈膝议和之音。张孝祥得知后,痛心疾首,在一次与主战将领张浚席间谈论时,他满腔悲愤,慷慨激昂地吟唱了一首《六州歌

头》:"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张浚在听完这首词后,倾泪不止,酒难下咽,掩面离席。

乾道五年(1169年)三月,张孝祥请祠侍亲获准,回乡退隐,绝意仕途。次年夏天,取得采石大捷的主帅虞允文前来芜湖拜访。酒后送别好友,张孝祥在满湖荷花丛中意外中暑身亡。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杰,在38岁时,如一颗流星划过了历史的天空。

芜湖距离采石矶不过几十公里的距离,当张孝祥与虞允文把酒之时,是否凭水遥望那令人振奋的大捷之地,是否中流击楫,高歌一曲我欲乘风?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听到了金戈铁马的激越,耳边一定回荡着惊涛拍岸的咆哮。